

◀ 上接 O6 版

像花儿一样绚烂

君琚

清明节将至，同学群里沸反盈天，叽叽喳喳地吵着要到郊外踏青寻芳去。一个声音蓦地冒了出来，也去看看梅雨吧，群里顿时一片陵园般的寂静。

我的大脑倏地晃过梅雨的身影，一个小小巧巧、毫不起眼的女孩。她肤色黑里透红，身架不大却颇有力，干起活来一个顶俩。在男同学眼里，吸引人的是她两条齐腰的粗辫子，走起路来眼花缭乱的左右甩动。梅雨坐在我的前排，那天上课时，我的同桌“耗子”斜过身子，偷偷将她的辫子绞在了她的靠椅上。临下课时，他跟老师说尿急，起身跑到厕所去了。下课铃响，同学们起立喊老师再见，梅雨却被自己的辫子扯住，喊叫着疼得弯下腰来。“耗子”不在，我显然就是这恶作剧的罪魁祸首了。我有嘴说不出。过后我想跟她解释，但她远远地避开我。后来有一个晚自习，她的书包里被人放了一只癞蛤蟆，她的脸都被吓得变色了。很快，她就换了一个组，座位远离我了。当然，人就离得更远远的。我曾问过“耗子”，癞蛤蟆是不是他放的，这小子笑而不答，一脸诡秘。无需多言，在梅雨心里，那肯定又是我的杰作了。

高考前夕，“耗子”转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跟着梅雨走了一截路，我想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我的冤屈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她显然发现了我，步子加快，有时甚至小跑，好像尾随她的是个恶魔。我伤心地想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，她现在完全不相信我。那时高考在即，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高考中去了。渐渐地，我就将这件事情忘却了。高考后，我如愿收到了师范的录取通知书。听人说，梅雨被一所医学院录取了。

时光荏苒，同学偶尔聚会，很少看到她，也鲜少听到她的讯息，有和她保持联系的同学称，她忙得很，原答应来的，临时有事，又来不了了。再忙，同学感情还是要的啊，有同学酸酸地道。我脑中突的就有一道闪电掠过，遗忘已久的记忆瞬间复活，我想起了多年前的辫子和癞蛤蟆事件。她不会是怨恨我，不想见我，连同学聚会都不来了吧？

在一个秋夜，我喝多了酒，在回家的路上踉跄，崴了脚，疼痛难忍，便拦了出租车，叫送我到附近的医院去看急诊。接待我的是一个女医生，她身穿白大褂，留着齐耳短发，戴着口罩。她听完我的叙述，就给我揉搓。她的手细小柔软，却很有力气，在她手的抚弄下，脚一下子就舒服多了。她拿来药膏给我敷上，用绷带在外面绑好，让我歇息。然后，她拿来一张板凳，在我前面坐下，并摘下了口罩——梅雨活脱脱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惊异于奇迹的发生，心里既堵塞又愧疚。那天在医医院里，我和她说了很多话，但辫子和癞蛤蟆事件却未及启齿。不知道是她忘记了还是怎么的，她也未提。我还是想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我没想到，那晚上的见面之后，就永无倾吐的机会了。

噩耗是半年多以后发生的。她去出急诊，接一个突发重病的婴儿。回来的路上，山高路滑，救护车不慎倾覆，在路边的斜坡上打了几个滚。车上的其他医务人员出于本能，抓住了身旁的座椅，都保住了命。而她当时正在给婴儿量体温，车子出事时，她两手死命地抱着婴儿，随惯性在车里翻了几个跟头，额头被硬物重重撞击，停止了呼吸。她怀里的婴儿，却因为她身体弯成弓形的遮蔽，安然无恙……

同学们在踏青途中摘了许多沾雨带露的不知名的花，来到陵园，将花献在梅雨的墓碑前。梅雨的遗照在墓碑上展颜微笑，在花儿的环绕下绚烂多姿。我默立在墓碑前，想着她短暂、花儿一样的生命，想着绞缠在靠椅上她黝黑发亮的辫子和该死的癞蛤蟆，泪下如雨。

油菜花香里的追念

竹泉

三十多年来，每见清明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，我便思忖：如果当时找一个记者把季老师写下来，他定能得到更多的抚恤和荣誉：因为他是在讲台前倒下的。

季老师是我们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，去世那年，正教我们六年级语文兼班主任。那时村小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，一个班只有二十几个学生。民办教师都忙田种地，哪位教师挑着粪桶来上班，或卷着带有泥巴的裤脚来，都不足为奇。那时竟有“忙假”，夏收和秋收时各放三天假，不然老师家农活就忙不过来。

季老师那时四十多岁，是乡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，瘦瘦高高的，有点秃顶，满面红光。他是教师里的多面手，几乎小学所有的课都能教起来。大队写标语，都请他写。篮球场上，他穿着我们极羡慕的带号码的球衣，纵横突破，动作潇洒。上课时，他总用漂亮的楷书在黑板上写上生字词，还用彩色粉笔强调易错的笔画。他喜欢让我们大声朗读，背诵精彩的句子，哪怕考试时那些句子不考默写的。他教书一直很好，校长总让他教毕业班。

他上课之余，总爱和我们聊聊天。他说，最初，村小学紧缺一位老师，校长就托人请他来。他喜欢教书，就欢欢喜喜地来了。他多才多艺，性格开朗，和同事、学生相处融洽。教书时，精益求精的他深感知识不够用，就辗转借来师范的教材，闲暇时自学，不懂就骑车到十几里外找中学老师问。可教了才两年多，上级决定裁减一位教师，他是民办代课老师，自然就裁他。不料峰回路转，几个月后，村小学又请他返校教书。原来，季老师教的班就服他管，别的教师降不住，乱象丛生，只好请老将出马。

季老师博览群书，讲古论今最精彩。有次，他讲太平天国“天京之变”，说韦昌辉打算杀东王杨秀清一家，我在下面插嘴瞎说，说“结果没杀成”。季老师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三秒钟，才缓缓地说“结果杀了东王府两万多人”。我听了，一面羞得满脸发烧，一面更加佩服季老师的博学。有次季老师和村干部喝酒，说我们村的小孩今后可能考上大学的，“在下”算其中一个。话传到我家，我们全家都感到很骄傲。

季老师不但学问好，教书好，对学生也好。有个女同学生虱子头痒，都把发际线那儿挠破了。季老师得知后找来点白酒，把那同学头发弄湿，用毛巾捂上十多分钟，再用篦子慢慢篦，把虱子一网打尽。还有一位男同学，村上传说他妈妈太贪心，追一只常在村边出现的神秘白兔，要追随白兔挖财宝，据说真寻着一个洞，挖出一菜篮子元宝带回家，没几天竟暴病而亡。学生间关于他妈妈去世的谣言让他不堪其扰，就不来上学了。季老师在校会上讲，他家那么穷，像挖到财宝的样子吗？！谁再造谣，我就找谁算账！季老师德高望重，漫天谣言顿时风吹云散，那个学生又重返校园。

季老师那天在讲台前慢慢瘫倒下来，我们慌乱一片，他已说不出话来，被老师们用门板抬着上了拖拉机送县医院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因脑溢血去世，之前从没体检过，他平时脸上红光满面，大概就是高血压的表征吧。

我们虽都为季老师捐了款，但仍不能平息哀恸。周末，季老师村上的同学，领我们去了他的坟地。我们把亲手采的一束束野花，放在他油菜花海间的坟头。

远离方知她的好

徐俊霞

得知舅妈去世的音讯，我正在南下的列车上，我努力克制住自己，泪水还是禁不住夺眶而出。

屈指算来，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舅妈。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弟弟的婚礼上，她和几个姨妈在我们家小住了两日，我和几个久未谋面的姨妈亲切地攀谈，舅妈在一旁讪讪地插不上话。

小时候，我是舅妈家的常客，学校一放假，舅舅就把我接去他们家。幼年的我人小鬼大，走到哪儿都是个大闹天宫的“孙猴子”，让人又爱又恨。那时候外婆还健在，有外婆疼舅舅宠，我简直要忽略舅妈的存在。我和外婆亲，和舅舅亲，和几个表姐表哥也打成一片，就是和舅妈有隔膜。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幕就是舅妈蹲在土灶前拉风箱，手忙脚乱地给这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做饭。我进门喊她一声“舅妈”，她立刻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咧着嘴答应。现在想来，她对我这个小客人是有敬畏之心的。

那年月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任谁家的饭桌上多出一张嘴，都不是一件省心的事。舅妈家的四表姐和小表哥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三个孩子经常为吃的玩的你争我抢。我一哭鼻子，外婆就心疼得不得了，舅舅就跑过来教训表哥表姐让着我。就连我故意欺负大我一岁的小表哥，舅妈也不敢言语。小表哥是舅妈最小的孩子，平时是全家人围着转的“小皇帝”，我一去就抢了小表哥的风头。

舅妈厨艺不精，做的饭菜令人不敢恭维，她煮水饺能煮成一锅面片，她煮面条把面条都煮烂了，她蒸的馒头都半生不熟……年幼的我不懂得掩饰，好吃的不好吃的，都直接说出来，舅妈只能难为情地傻笑。

长大后，我很多年没去过舅妈家，最后一次去还是我大学毕业那年。由于工作不好找，我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，暑假里，我和母亲怄气独自跑去了舅妈家。舅妈听说我没告诉家里就跑来了，赶紧让小表哥骑单车去给我父母送信，那时家家户户还没装电话。饭桌上，舅妈苦口婆心地唠叨：“一个姑娘家到处跑什么？在家老老实实绣个花，找个婆家，这一辈子不就过去了？”我放下碗筷，推起自行车就走，任她和舅舅百般挽留，在后面紧追慢赶，喊都喊不住。她自个还琢磨：“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话了？”舅舅冲她吼：“你这张嘴，不知道孩子心情不好呀！”

参加工作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舅妈家。然而每年春节，弟弟去舅妈家拜年，临走时，她端出丸子、藕盒、带鱼，一样一样装袋，让弟弟带给我，一边装一边还念叨：“你们都尝到了，就是你姐没吃到。”她知道，我从小就喜欢吃舅舅亲手做的这些。

我从小就是畏寒体质，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。母亲做的棉衣太厚，我宁愿冻着也不穿，一次我看到表嫂穿着舅妈做的棉衣，又轻便又保暖，心里非常羡慕。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舅妈的耳朵里，她花了两天时间给我缝制了一件棉衣，让表姐冒着大雪给我送来。她还承诺，等棉衣穿旧了，再给我做新的。每每穿上那件棉衣，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年事已高的她戴着老花镜穿针引线的模样，心里既温暖又惭愧。

舅妈家里的老式相框里有一张我十岁左右拍的照片，梳着两根麻花辫，还是黑白照，夹在满满一相框彩色照片里很扎眼。每逢有客人问起：“这是谁呀？这么旧的照片还留着？”舅妈总是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小姑家的外甥姑娘，唉，好多年都没来家里了。”我知道，她是想念我的，也是记挂我的。

我和舅妈疏远了很多年，一直到她从这个世界永远离开，我都没再和她亲近过。如今，想起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她，心里竟满满的都是她的好。

下期故事征集：

我不认识你 但我谢谢你

投稿邮箱：718703153@qq.com

截稿时间：2019年4月6日

